

郑也夫 著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郑也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 郑也夫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86-6436-1

I. ①后… II. ①郑… III. ①消费经济学 IV.
①F0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3620号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著者: 郑也夫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6436-1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言

这是一本努力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解释和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批判意在阐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对。辩护正好相反，要论说它没什么不对的。解释不同于批判，也不同于辩护，重点探讨该对象如何运转，如何定型，对错之判断还在其次。笔者虽然在本书中取向解释，但在长期生活中早就形成了对待消费的批判态度。任凭怎样努力，在着手解释的时候，批判态度殊难避席。于是解释和批判相撞。不是我想熔于一炉，这里更想做的是解释，二者熔于一炉却是实际上发生的。解释和批判是什么关系呢？解释通常无伤批判，甚至还可以使批判更具力度。当然如果解释过于学究气，将妨碍其批判檄文的流传范围。批判的态度似乎更有可能伤害解释，批判往往比解释偏激，偏激的风格因为满足了俗人追求刺激的需求，常常有助于批判话语的传播；但偏激极易走向片面，而这是解释之大忌。但应该说此种伤害也非必然。一方面，企图没心没肺、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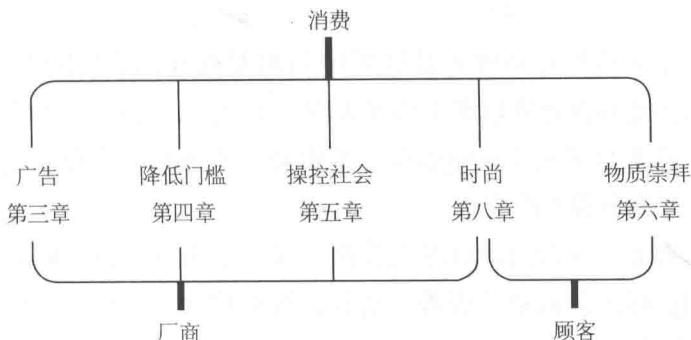
脾气、没意见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如果全无是非为什么还要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活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嘛。“进场”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不是必然与某种情绪结合，智力上的兴趣也是动因，但是动力往往离不开情绪。另一方面，既然“来者不善”，研究者事先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态度和气性，或批判或辩护，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入局前。这也正是韦伯的意思。我以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我自忖热爱智力生活。意识也有，自束的程度就不敢说了。至于理性能力如何，乃至我的批判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毁伤了本书中的解释，自己更没有发言权，只好由别人判断。

本书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几代人堪称“躬逢盛饯”，我们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也有新时代的困惑。两重问题其实都是费解难缠的。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蜕变远未完成，路径匪夷所思。其结局大约不会给叛逆者们留下多少颜面，我们最终享受不到破解那些问题的荣耀。因为那些问题大约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戏剧性地终结，极可能是随着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及新生代对旧问题的冷淡与麻木而销蚀和解构。历史的吝啬与吊诡，可见一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列车行进太快，上轮牌局中一方已露颓势，一桌新开张的牌局却将全体新人和半数老者吸引。当然也还有不舍旧牌局之胜负者。我算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步入新局，不识时务处在于：任凭对象更换，批判本性不改。新时代同样

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但是它没有解决，相反却造就出新时代的最大问题和荒诞，即本书的主题：所谓消费。本章还批判了快乐哲学，并阐述了我关于人类三种追求的理论：舒适、牛逼、刺激。

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消费是厂商造就的。第二种解释认为，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消费产生和继续的基础，其动机是炫耀自己、证明身份。这一章中还简介了对消费批判与辩护的主要观点。

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笔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消费机制由五种行为或心理构成：广告，降低消费门槛，商人通过买通官员和专家而操控社会，人们物质崇拜的心理，时尚。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这是本书的“中段”。下面的图形可以直观地显示这一解释系统的结构：



广告、降低消费门槛、买通官员和专家，三者均为厂商的行为。广告造就了消费世界的影响和氛围；买通官员和专家消除了对倾销某一商品的社会制衡；降低门槛消除了消费者的价
格约束。这三个手段中，降低门槛是最正当的，尽管其社会效果也并非单向。物质崇拜是人类，当然也是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它的流行版本就是以物品证明身份。时尚是商人打造的“候选”中蒙受大众青睐的商品、风格、消费方式，因此可以说它是厂商和顾客的“共谋”。以上五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机制。

第七章讨论的完全不是消费机制中的成分，而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笔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于是原本严谨的消费机制的论述中打进了一支楔子。这一章的“非物质化”讨论，从物质消费的一大功能——满足人们的炫耀心理上，质疑其可持续性。

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

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

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

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当年绝对想不到，因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自己最终沦为扶手椅上的学者。多年来已经极少做实地与田野调查。进入大学后，写作同教学结下姻缘。我近年的多部著作——《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阅读生物学札记》都是在教学相长中完成。从2002年开始教授“消费与快乐研究”课程。讲过两轮后，对消费和快乐的阅读积累不断增长，愈感一门课程包容不下两大主题。于是送走“快乐”，专侍“消费”。这门课从2002年讲至2005年底，从人大到北大，从北京到深圳，先后讲了六轮，这在我来说是破纪录的。我的课程一般讲满三轮，就完稿成书，该课就此罢休，转而准备新课。这次的延宕，有中途患眼疾的原因，还有智力过程中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令我总感不充实、不饱满，达不到执笔的状态。

我的写作动机从来都是源自个人生存中的感受，生存之地自然是本土。可是一个一直令我惭愧的事实，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更强烈感觉到，即我的著作中来自本土的材料总是很少。我阅读的理论著述基本上是洋人的著作或译本，引用的本土经验调查也很少。我知道，一个面向本土而又不亲自搞调查的社会学理论家应该高度重视和借鉴本土的经验研究，但是我找不到关于本土消费问题的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么想，不是说我想贴上“本土”的标签。一个从来不在意冠冕的人，会自插标签吗？我真的以为，没有本土的经验研究作基础，我的理论思考是难于深入的。我的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是本土，舍此竟甚

少本土的东西。

上面说到，我的写作和授课是同步进行的。我的课程要求，选课者围绕中国社会中某个消费现象写一篇文章，且必须以经验调查为基础。六轮课讲下来，我的写作完工。与此同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的优秀文章也集腋成裘，冠名为“消费的秘密”。与这本书成姊妹篇，将一同出版。它们或可安慰我远离经验研究后不无遗憾的心境。

本书稿付梓前的读者均为我现在和昔日的学生。北大深圳研究生分院的学生阅读了本书的九章。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朋友陈心想、田方萌、高永平、郭茂灿，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意见。戴碧漪帮助制作了本书中的全部图示。一并致谢。

郑也夫
丙戌年元月
海淀板井村寓所

再版序 偶作预言家，不信理想国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2007年初版)在自家书柜中尘封已久。十年后打开它竟有了一丝“他者”的感觉，恍若在阅读他者的作品，或读本书时我成了外在的他者。“他—我”转换之间，第一个惊悚之感是：后物欲时代的来临，这不是一部预言吗？书名，主题，内容，在在都令我无法否认。

预言何故令我惊悚，则要说到敝人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是喝着伟大历史规律的乳汁长大的。思想青春期（其实那时已经三十岁出头。之前在信息沙漠中挣扎，思想无从发育）的最初反叛就是告别“历史决定论”。接受了波普的思想后，不再相信历史规律的存在。偏偏周围永远有一些人愿意高谈、更多的人愿意聆听的经济、政治预测。偶尔涉足这类演讲，从未听到过方法和内容上及格的预测。这经历加剧了我对“预言”的拒斥。如此思想品格的人，怎么完成了一部预言呢？这成了我十年后

回顾和反思这本书的第一道问答题。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做预言家的野心，这本书也不是朝着预言来写的。完全是跟着一种逻辑（不管对错），我推导它，它牵带我，走到这一步。甚至脱稿之际，也不曾清醒地意识到完成的是一部预言。

而今回首，面对亲生的十龄童，我必须重新思考这一系列问题：历史可以预测吗？预测尽是垃圾吗？预测有积极的功能吗？《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是一部什么性质的预测？

诀别历史决定论之初，我带上了一副新的有色眼镜来阅读。我喜欢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的这段话：

作任何社会预测，有价值的不是由总结事实与论据所导出的是与否，而是那些事实与论据本身。它们包含着在最后结论中合乎科学的一切东西。此外的一切不是科学而是预言。（1942，19）

我将之简化为：一切预测皆非科学。再次打开这本书，才领悟他讨论预测中的更多的层面：

但不应夸大这些困难。我们应该看到，画面上占主要地位的特色清楚地支持某个推论，不管必须加上任何限制条件，这个推论是如此有力，不能因为不能像证明欧几里得命题那样被证明，而加以忽视。（同上）

显然，他在学术研究中为预测留下了一席之地。

以后我读到了迈尔的《生物学哲学》，他给出了更广阔的预测谱系。

1. 分类学中的预测。如果根据刚毛的模式和颜面与眼

睛比例鉴定了某只果蝇是普通果蝇，就能够“预测”该果蝇的许多结构和行为特征。

2. 从分子水平对大多数物理化学现象进行预测。对生物有机体的大多数生物化学单元过程（如代谢途径）以及简单系统的生物物理现象（如生理学中的光、热、电的作用）都能十分准确地进行预测。

在上面两类预测中，预测的准确性一般都很高。但是生物学中也有大量的其他概括或对原因的说明其预测值很低。下面两类就是如此。

3. 对复杂的生态性相互作用结果的预测。……将两种面粉甲虫（杂拟谷盗和赤拟谷盗）一起放在筛过的面粉中，这两种甲虫总是相互排斥。在高温高湿度时，赤拟谷盗将占上风；低温低湿度时，杂拟谷盗将占上风。在居间状态下结果就无从确定因而不能预测。

4. 进化事态的预测。在生物学中也许没有任何事态比进化的未来进程更无法预测。试看二叠纪的爬虫类，谁能预料到绝大多数较繁盛的种类会很快灭绝而其中最不显著的一支竟会发展成哺乳类？（1988，33—34）

他关于生物进化无法预测的论断，为波普的反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帮我们厘清了那些可以预测的领地。

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的书名即可看出贝尔在我心中的地位。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我读过两遍。而今翻阅，其关于预测的讨论竟如初晤。与其说这反映出我的健忘，毋宁说是我记忆的高度选择性。在认识预测的意义与局限性上，贝尔与

熊彼特所见略同，他说：

预测不同于预报。……预报集中于做出决断。……预测有什么用途呢？尽管它们不能预报出结果，但可以说明政策决定能够发挥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围。假如人们希望掌握自己的历史，这是社会自觉性的一个突出成就。（1973，7-8）

他罗列出与迈尔生物领域的预测对应的人类社会中的预测谱系：技术，人口，经济，社会。关于技术发明可以预测，他与波普分歧很大。我以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注视的技术量级不同。波普以为不能预测的系指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顶级发明，因为那些发明背离常轨。贝尔认为：“政治预测在所有预测中是最不确定的。……做出重要政治决定的火候常常有赖于领导能力和意志力；人们性格上的这些方面是不易于估量的，尤其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他将社会预测分为三种：短期预测，诸如犯罪率、移民；价值观的预测，他说很难判断哪些新思想、新价值观是历史的转折点；社会结构的预测，比如由农业转向工业，由联邦转向极权，他认为这些比较容易鉴别。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便是关于社会结构的预测。（贝尔，1973，13-14）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的预测在贝尔的预测谱系中无法对号入座。《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的预测在表面上涉及价值观。我们常常见到的高学历的环保主义者看不起土豪，似乎有价值观上的原因。但其实质，即本书强调的，是因为物质占有不再能提供区别性，追求牛逼的本性只好寻找新手段。高学历的环保主义不过是率先感知这一困境而已。故价值观只是变化的外表，后面是满足本性的方式的演变。这一变化无疑会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乃至影响到社会结构。但我的预测不是如贝尔那

样从生产方式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结构，而是起止于人类生活方式，完全没有向社会结构扩展。何以不将自己的预测延伸？因为“后物欲时代”的预测太超前，远未被认可。且我是无意中涉足预测的，如果扩展到社会结构，就属刻意而为了。那不是我的思想品格所能驱动的，至少在写作本书时。我的预测的属性或许可以拓宽贝尔预测的谱系。我之所以迟迟未能意识到自己涉足预测，除了自己的迟钝，也是这项预测的特征所使然：推理的成分在其中占压倒优势，它吸引并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和智能。

十年逝去，我依旧相信拙作中的逻辑。但我本质上毕竟是个怀疑论者，且沐浴反历史决定论思潮三十年之久。当猛然醒悟本书涉足社会历史之预测，对其失误便有了更多一点的心理准备。对一个不可知论者，自己深思熟虑的判断若有失误真的没有什么。并且，如果我书中的判断失误了，就必定存在一个我未发现的因素，或一个新的变量。那个可能挽救物欲时代衰落的因子是什么？发现它的欣喜将折中敝人预测未果的失落。

当年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说出了一句令当代学者备感刺激的话：“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我为自己未落入失语行列感到骄傲。杜威认为，提出问题是影响后来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本书中提出的既是一个预测，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过后看，是以预测的方式，将一个问题呈现给世人。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的优势是：更易诱发争论、挑战和批判。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本书出版后不是无声无臭，而是有褒有贬，甚好。褒，证吾道不孤。贬，亦我所乐见。一方面，有些批评可帮助我发现

自己的谬误或片面。另一方面，与某些批评家的交锋可深化自己的认识。不幸还有另一种诡异的批评方式。自笔者发表文章“轿车文明批判”（1994）、专著《代价论》，直至本书即《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此种批评不绝如缕，说笔者是“理想主义者”、“像教徒一样”、“富有社会同情心”，而后笔锋一转，未经论证就得出结论：它不会被社会接受。我不知如何对待他们，故未置一词。本书再版时为何想到他们？回击这种文风是理由之一，但还在其次；首先是想从这一层面阐明自己的作品，自白个人的性格，以期不被误会。

我觉得，明智的书评家面对的不应该是作者，而应该是他的某部或几部作品。要评价作者这个人，太难了。因为要读他的多本书，还要了解他的行为，核实其人系知行合一还是人格分裂。讨论作品无疑是易行的，因为作品更为有限，比如敝人的这本书不就十余万字嘛。要讨论作品，作者是不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是无所谓的。

但是既然某些批评者已经认定我的人格：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先自白，稍后再回到本书。就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反对理想主义。我不满现状，但若说不满现状就是理想主义，则大谬不然。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的批评家对现状都满意吗？那为什么我是理想主义者，你不是呢？“理想主义”一词是舶来品，英文是 idealism，该词还有另一个意思“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相距不远。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在先，现实在后，现实是理念的实现。理想主义者也是心中有蓝图，企图按照这一蓝图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很可能是现实的不满者，但不满者还有另一类，乃至另一类才是现实不满者中的大多数，其中也包括敝人。我们是经验

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是唯心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我们心中没有天堂，没有共产主义，没有一个完美社会的模本。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心中没有定论，精神上处于悬置的状态，这样的人能是理想主义者吗？

回到本书，其线条极其简明：人的本性是追求牛逼的。因为在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中物质匮乏如影随形，故物质占有一直是炫耀的利器。但伟大的工业革命将一切稀缺的物品迅速地复制成亿万件，因此报废了传统的炫耀手段。而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人类追求牛逼的本能难以改变，此种困境倒逼他寻找稀缺——众人皆有如何牛逼，这稀缺就是一个人在适合他的那个游戏中能够彰显的个性。概括以上的逻辑：恒定的本能——剧变的环境——满足本能的方式必将改变。

当然，除了这条主线，本书还讲出了一系列小道理。敝人以为，书中阐述的大小道理依靠和显示的都是逻辑推理的力量，而非理想主义愿景的魅影。

不错，单纯倚重逻辑不能区分唯物论、唯心论、怀疑论。佛教有其精致的因明学，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有严格的逻辑。推论必须有一个前提。前提的不同是以上三派重要的分野。本书所展开的全部论证的前提是人性之不可变更，书中全然没有超越人性的理想蓝图，没有为了乌托邦理想去改造人性的企图。

怀疑论者难以改变的习惯是怀疑别人的论述，寻找别人逻辑上的谬误。既然如此，为了游戏的公正，该轮到本书经受别人的挑剔了。敝人洗耳恭听：我的前提有误吗？书中大小道理的推论有差错吗？请您一一指出。千万别逻辑正误不察，具体

事项避谈，只一言以蔽之：你太理想主义了。

如前所述，说不满现状是理想主义不对，因为扣帽子的人自己对现状也有不满。辨析理想主义的词义，说它是唯心主义的近亲，也只能证明扣帽子的人用词不当。敝人猜想，他们所嘲笑的“理想主义”的意思是“不切实际”。若猜测属实，则恳请扣帽子者从概括回到原文，从抽象回到具体，从天上落到地下，指出本书中不切实际之一二三……直观上不喜欢敝人作品的人，当属潜在的对手。但如果找不到逻辑与具体事项上的谬误，别忙着张嘴，一张嘴难免大而化之，那够不上批评。

一个自以为所言全对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怀疑论者。信不信由你：一个具体而扎实的批评要比信息匮乏的褒扬更令笔者振奋，因为我所酷爱的认知将从这里提升。

2016年6月12日

写于北京板井寓所